

第二十一回 成宗主金殿勸和 劉皇后內宮賜妾

卻說蘇映雪見景夫人要認他為義女，好不歡喜，忙向前拜曰：「既蒙母親不棄，請受女兒一拜。」恭恭敬敬拜了八拜。夫人向前扶起曰：「小女遠嫁故鄉，小兒同媳婦孫兒榮任江南，只存老夫婦甚是冷落。今得女兒伴我夫妻老景，真是三生有幸。大女兒取名丹華，今爾可取名素華。」看官切記，素華就是蘇映雪了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女婢進上一杯參茶。夫人對素華曰：「爾方才墜水感冷，這是參茶，爾可去吃了。」素華推辭曰：「母親年高，正當補養，女兒年輕，怎吃參茶。」夫人笑曰：「此物老身常服，女兒罕吃，不必推辭。今為母女，凡事從便，素華隨即吃下。」夫人引進艙中梳妝，又取綾緞以及珠玉首飾，使其更換。隨後取出許多銀兩，賞賜合船梢公水手，家人女婢各賞銀三兩。眾皆叩謝。不須臾，素華更換衣服首飾出來，更加嬌豔。夫人喜曰：「如此打扮，與我大女彷彿，真不愧相府千金。」就令眾家人女婢俱來拜見小姐，道：「從今以後，即稱為二小姐。」家人領命，俱皆小心奉侍。素華謙恭有禮，孝敬夫人，待下以寬，夫人更加愛惜。且喜一路順風，日夜揚帆，不上一月，早到天津港起岸。家人僱人夫役，搬上行李，夫人母女上了大轎。一面報到京城相府，許多大臣出緘迎接，伺候夫人。相府員役預備大執事，跟從夫人起身。梁相親自出來迎接。不多時，夫人來到接官廳，入內吃點心。梁相代夫人謝了眾官，先回城中。夫人笑對素華曰：「少時若進府，可如此如此，與體父作耍。」小姐笑允，母女上轎，眾官隨後進城，好不興頭。

夫人進入右相府庭中下轎，梁相迎接，相揖坐下。素華亦是一乘暖轎停下，卻不出轎。女婢隨後紛紛進來。梁相疑惑，急忙問夫人曰：「暖轎內卻是何人，因何不出來？」夫人亦不回答，回顧女婢曰：「快請小姐出來。」女婢向前，開了轎門，素華緩緩出轎前來。梁相彷彿認是自己女兒，乃埋怨夫人曰：「夫人真是溺愛不明，人家娶室，原為侍奉公姑，你怎將女兒帶進京來，賢婿母子豈不見怪。」夫人聞言笑曰：「太師細看此女，豈是你的女兒否？」梁相仔細一看，面貌雖似，年紀卻少幾歲，實係不明何故，心甚疑惑，問曰：「此女好似我兒，但年紀略少，不知其故。」景夫人曰：「你的女兒在家孝養婆婆，我想好帶來。此女乃我一向瞞你，是私養的女兒，與你何干！」梁相暗想，這話顛倒，難道夫人另有一夫，同生此女？故沉吟不語。夫人就對素華曰：「此亦是爾父，可前來拜見。」素華即向前要拜。梁相忙搖手曰：「爾非吾女，不要亂拜。」素華只微笑，立在一面。梁相又問夫人曰：「此話甚是糊塗，使老夫滿腹疑心。究竟為何，請夫人細說。」夫人即說明蘇映雪節烈投水情事，因見其貌似女兒，特認為義女，取名素華。一路船上全賴此女侍奉，極其盡孝，方不寂寞。說罷，令女婢鋪氈，小姐好得拜見。梁相方始明白，大喜曰：「不意小戶女流，如此有志，誠可欽也。」女婢早已鋪好了紅氈。梁相曰：「女兒只行常禮，不必下拜。」素華曰：「女兒得蒙二大人收留，真是死生骨肉者怎敢不辭。」說罷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。梁相即著女婢扶起，坐於一旁，女婢呈上酒席，三人同飲，就令收拾弄簫樓，與小姐做臥房，飲至盡歡方散。數日後，買了兩名十二三歲絕色伶俐的女婢，一名小鸞鸞，一名翠鶴，與素華使喚。素華心念生母，自思孟府必然厚待，不必過慮，遂曲意伏侍梁相夫妻，不表；

且說祁相等俱從早路進發，將到京城，劉奎璧先差一家將趕路，進京報知父親，好作準備。這一早，祁相同孟士元父子並劉奎璧齊到午門候旨。成宗先宣祁相入朝，朝見畢，成宗安慰曰：「難為老卿勞苦，朕甚不安，賜卿官回原職。」祁相欠身曰：「臣勞而無功，甚為有愧，何勞陛下褒獎。」成宗疑惑問曰：「這是何說？」祁相曰：「臣於三月二十二日抵昆明縣，擇於三月二十八日行聘，四月初二日完娶。誰知孟氏臨嫁暗帶利刀，及至劉府，行

刺劉奎璧不遂，砍中劉國舅左額角，因畏罪投落昆明池，屍首無存。次日孟士元父子到劉府吵索人命，欲討屍首。劉國舅與其喧鬧，吉其教女行刺。臣不能決斷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成宗駭然曰：「郎才女貌，何故行刺？」祁相方把劉國舅三箭一空，皇甫少華全中，孟氏恥於重婚，矛潛戩刀行刺是真等情奏明。帝方省悟歎曰：「但不知先生當時如何處置？」祁相細把令有司立下節義牌坊，旌表孟氏節義，孟、劉二臣不從，特同來面奏，道：「未知聖意作何處份？」成宗聞言，沉吟一回曰：「律無二理，丞相所議，至當不易之言，寡人亦是如此處份。」即傳旨宣。孟士元細奏：「劉奎璧射袍，只中二箭，包藏禍心，遂於小春庭放火，幸神明救脫，今又滿奏賜婚。臣遵旨遣女出嫁劉府，不意欺臣懦弱；將女謀命滅屍，望乞明斷。」劉奎璧亦上前訴曰：「臣雖不才，匹配孟氏，未為玷辱，況是奉旨賜婚。不意孟士元教女行刺，幸臣眼快，不至傷命，只砍中左額角，雖經日久，現有痕可證。孟氏自知缺理，投入昆明池，一時風浪大作，打撈不及，屍首漂流無蹤。次日孟士元父子冒昧良心，進府吵索人命。乞為伸冤，根究孟士元使女行刺之罪。」孟士元辯曰：「臣若不願，便不遣女出嫁，既是投池，便當撈屍還臣。明是劉奎璧恃勢說起重婚，臣女知恥，惡言回答。國舅乘醉殺死，因此滅屍無證，復又裝傷，希圖脫罪。若不償命，臣心何願。」成宗見劉奎璧人物俊雅，已自歡喜，乃曰：「二卿不必爭辯。」即對孟士元曰：「聯方岔問祁相，已知其詳。膚實念卿女錯配叛反，誤了終身，因此賜婚，完全爾女良緣。不意爾女節烈，帶刀行刺，懼罪投池。諒卿決無教女行刺，實屬迫死爾女，與劉奎璧無干，是寡人之誤過也。二卿乃是同朝之臣，還要爾等齊心協力，同輔朕躬，從此兩下和睦。」傳旨著差官帶詔，命雲南巡撫給出庫銀，在昆明縣速遣節義牌坊，旌表孟氏節烈。孟士元叩頭謝恩。帝命孟士元父子領旨，各復原職。帝又令劉奎璧領鎮國大將印，在朝供職。劉奎璧謝恩曰：「深蒙陛下隆寵。」帝又曰：「御妻思念滿門親屬，國舅可以進宮朝見，以敘手足之情。」就著內監引國舅朝見皇后。

劉奎璧隨內監進內，到了昭陽官前，內監進宮，見劉皇后曰：「奉聖上差遣，送到劉奎璧在官門外候旨。」原來劉皇后乃是織女娘娘降世，秉性孝友仁慈，一聞此言大喜，便宣進宮。奎璧入宮，山呼朝見。皇后笑嘻嘻傳旨曰：「御弟乃手足至親，何必朝見。」劉奎璧曰：「君臣之禮，焉敢紊亂。」皇后曰：「御弟平身賜坐，奎璧坐旁繡墩。監官獻茶畢，皇后問曰：「賢弟幾時完娶？幾時起程到京？」奎璧曰：「臣於四月初二日完婚，初六日起程，因同祁相相從早路進京，今日乃是七月初五日，早間方得到京面君。」皇后曰：「數載埃違，且喜賢弟長成如此雄壯，真是家門有幸。未知孟氏與賢弟可相得否？」奎璧曰：「孟氏帶刀，才飲合巹酒，便拔刀刺臣，幸得躲過，刺中左額角。孟氏懼罪，投下昆明池而死。次日士元父子吵索人命，故一同早間面君。」皇后大驚曰：「不意孟氏如此節烈，未知天子怎樣處份？」奎璧又把朝廷判斷奏聞明白。皇后心知孟氏貞節，乃曰：「朝廷如此決斷秉公，但不知母親賢妹在家頗好麼？」奎璧曰：「全賴娘娘庇福，母親一向壯健無事，妹子亦已長成，敬守方錢，無須娘操心。」

皇后曰：「這等話實為可喜，難得今日手足相會。」傳旨備下九龍筵，前來慶賀；又著內監宣詔秦少卿、

只見二名絕色宮女，年可十七八歲。朝見畢，皇后令立蒞一旁，笑對奎璧曰：「此二女一名秦少媚，一名杜含香，非但美色，且又舉動端莊，含香更知文墨。我一向欲使其成人，不便近侍天子，恐被所染。今孟氏已亡，先賜二女侍奉賢弟，若生兒亦是美事。爾再慢慢打聽，若有才貌雙全宦家女子。那時哀家奏主賜婚，以完室家之好，若何？」劉奎璧謝曰：「多蒙娘娘厚賜，臣敢不感激。」皇后傳宣賜坐，乃謂二女曰：「汝若小心侍奉御弟，早生貴子，終身有靠。」二女見劉國舅少年俊美，十分歡喜，向前謝恩。皇后備二小轎，令太監先送秦少媚、杜含香二女往國文府中。筵席已備，國舅與皇后入席，女樂奏動音樂。酒過三巡；肴供數套，奎璧辭席出宮，上馬回府，拜見父親，又與吳淑娘相見，劉捷問些家中事件。是夜二女就與奎璧同寢，成親之際，方知皆是處女，自此留心要娶正室夫人，不表。

且說梁相亦在殿隨駕，因聞孟士元所奏，心疑素華必是孟麗君。假作名字為蘇映雪的，應該使他父女團圓方好。及至回府，進入後堂，恰遇景夫人；五在此處要坐。一見丈夫進來，即立起迎接，上前相見。梁相坐下曰：「我有一事問女兒備細。」夫人曰：「太師何故要問女兒？」梁相就把孟、劉及祁相所奏，朝廷勸和，建立孟氏節義牌坊等情細說一遍。夫人連聲贊曰：「難得孟氏有膽，代夫報仇，死得可憐。但劉奎璧青年迫死烈女，日後天道必有報應。」梁相曰：「夫人說得是。」只是有一件可疑之事，我想孟氏投水昆明池，湊巧我次女亦投入昆明池，那裡有許多節女，看來莫不是孟氏變名，亦未可知。」景夫人曰：「相公之言是也，若孟氏改名，相公當如何打算？」梁相曰：「疏不問親，若是孟氏，自當密送交還孟士元，完其天性至親。」夫人曰：「妾自得此女同來，得他克盡孝道，娛我老景。若果是孟氏，我只通一密信與孟士元，使其無憂，女兒我要留在身邊，決不送還的。」梁相曰：「夫人休說混話，問明再作商議。」即著奴婢速請小姐前來。奴婢奔到弄蕭樓下，叫曰：「奉太師夫人之命，請小姐到後堂滄話。」不一刻，素華下樓問奴婢曰：「太師夫人請我何事，你可知道否？」奴婢一頭行，一頭說，就把孟尚書與那劉國舅早間面君，朝廷判斷，太師因疑小姐是孟氏改名，故請小姐問明，要送小姐回府，夫人要留小姐等情說明。素華暗想，為一個弱女，致使兩家面君。但我母在孟府，諒孟家滿門決不薄待。我今若認作是那孟氏，不過是乳母之女，若認作蘇氏，梁相決不疑惑，亦不往問孟尚書，我就是一位相府千金，豈有捨貴就賤之理？早到了後堂，上前向梁相夫婦各作了四個萬福，然後坐在一旁，問曰：「爹爹母親呼喚女兒，有何吩咐？」梁相細說孟尚書與劉國舅面君，朝廷判斷等情，道：「我想昆明池一個小縣，一時那有許多節女，爾莫不就是孟小姐改名？若是，待老夫密送爾與令尊相會，完全爾天性大倫。可從實說來，不必隱瞞。」素華曰：「二位大人尊前，怎敢欺瞞。女兒果是貧士之女，曉得甚麼孟小姐，怎敢冒認，大人何必疑心？且昆明池周圍數里，直通大江，豈只一位孟小姐而已。」梁相夫妻大喜曰：「我亦實難捨爾回去，但爾乃是至親父女，我不得不送爾回家。爾若不是孟小姐，便可住我家，娛我晚景，真乃天從人願。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